



永不磨灭的伤痕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君穷

无论过去多久，有些历史不能忘不敢忘，亦不曾忘。

文昌市东阁镇金牛流坑村的一片坟茔前，有四尊石像呈跪姿，石像背部刻着名字：海军中将近藤信竹，陆军中将佐贺，陆军少将安藤利吉，旅团长少将饭田祥二郎。

村民介绍，1942年，农历三月初六，金牛流坑村有72名无辜村民被日寇残忍杀害。这四尊跪像，就是要揭露日寇罪行，提醒后人不忘历史。

不只是金牛流坑村，也不只这72名无辜村民，从南至北，从沿海到内陆，从幼童到老人，1939年至1945年，日寇占据海南的6年多时间里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侵略者的罪行，罄竹难书；死难者的凄惨，天地同悲。

如今，山河无恙，烟火寻常，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，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，以求“昭昭前事，惕惕后人”。

抗战遗址



日军侵琼八所
死难劳工纪念碑。
资料图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共海南省委
党史研究室提供

遭日寇铁蹄踏碎的家园

日寇1939年登陆海南岛，但他们所作的恶，却来得更早。

“那时日舰侵入我领海，抢劫渔船、商船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。”在《铁蹄下的腥风血雨——日军侵琼暴行实录（续）》一书中，收录了出生于1920年的海口市民梅传伦的自述文章，文章中回忆，渔民帮他家作坊采购面条千余斤，从海路运往三亚，不承想在海上被日军抢劫一空，渔民或被杀死或被投入海中。被劫船只漂流海上，被本岛渔船相救，船上一渔民身中7枪，后被救活。

1938年9月，日军飞机对海口进行轰炸。10月，天尾村渔民童榜云出海捕鱼，渔船刚离村出海，就被日军舰艇炮击烧毁，船上6名渔民全部遇难。当年10月广州沦陷后，日军飞机不时轰炸海口府城一带，琼台师范被迫迁往琼山县东山乡苍宛村，不久停办。

还未登陆就已犯下累累罪行，日寇的残暴可想而知。更深重的灾难发生在1939年2月日寇铁蹄踏破海岸线之后——温馨家园成了屠戮的修罗场，无辜生命在刺刀下戛然而止，多少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。

原琼山市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万江是1939年2月日本登陆海南岛的见证者。王万江曾在采访中透露，一位幸存者因抵抗刚刚登陆的日军，便同村里其他人一起被抓到桥上，村民或被刀剑砍头，或被长刀刺杀，死后尸体被直接抛入河中，这位幸存者也身中数刀，侥幸捡回一命。

在日寇的统治之下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如履薄冰，不知道何时厄运会降临在自己身上。1942年初，海口新华南路那场惨案，至今想起来仍让人脊背发凉。

一家再寻常不过的茶店，谁也想不到会成了商贩的绝命地。《海南文史资料 第4辑》中记载，一名三十多岁的商贩，只因衣襟里藏了封寻常信件，就被日本宪兵抓走。

接下来的遭遇，比死更煎熬：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，最终没能活着出来。而那封信里，不过是写了个“申”字，竟被这群人硬曲解成“杀日”的暗号（“申”字中间一竖把“日”字劈开）。以荒唐到极致的借口来杀人，知者无不愤慨。

泯灭人性的大屠杀

“当时日军分成两路，一路在燕岭坡进行大屠杀，一路则到村里围剿，挨家挨户烧杀抢掠。”近日，在琼海市中原镇，92岁的曹靖回忆起当年亲历的惨案，不禁泪流满面。

曹靖所回忆的，是发生在1945年的琼海互助乡（今琼海市中原镇长仙行政村）三一惨案。

1945年4月12日（农历三月初一）早晨，日军以征用民工为借口，通知互助乡坡村、长仙两个村落的村民到镇上伪军营集中。前来的751名村民被剥去衣服，在燕岭坡两个早已挖



被日军绑走的一批海口市同胞。



日军在文昌一带进行“扫荡”。



日军飞机对海口市及近郊进行轰炸。

好的大坑前被逐个砍头，施行血腥大屠杀。

此后3天，日军在互助乡辖下的9个村庄共杀害900余人，烧毁房屋276间，部分村庄甚至惨遭灭顶之灾，不复存在。曹靖说，当时自己只有12岁，在持续约4个月的“围剿”中，为了躲避日军，每天天亮前，他就要出门躲到附近山林中，直到深夜才敢偷偷回家吃点东西。

尽管如此骇人听闻，如此泯灭人性，但互助乡三一惨案不过是日寇在海南犯过的数不尽的罪行中的一件。

“屋过火，人过刀”，日军侵略海南6年间，对岛上百姓实施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，无数村庄化为焦土，留下了“九十二人坑”“千人坑”等累累暴行的铁证。

1940年，日军入侵陵水县时，光坡镇村子村村民邓亚强才16岁。邓亚强后来回忆，日军在村里扫荡，屠杀手段极其残忍。一妇女被日军抓到后，日军将其当作活靶刺得七疮八孔，就连她未满月的孩子也惨死在刺刀下。

在这次屠杀中，日军共杀害村落36名无辜的村民，被日军扫荡过的村落已经不能再住下去，幸存的村民们便搬到别处再建茅寮居住，后来人们把这地方称作“杀人寮”。

为强化对海南岛的占领，日军在环岛沿海地带和内陆山区建立360多个军事据点，实施“以华治华”方针，发放“良民证”，建立保甲制，组织起严密的殖民统治网络。日军每到一处，轰炸、烧杀、淫掠，无恶不作，灭绝人性，累累罪行罄竹难书。

据统计，日军在海南岛制造的惨案、血案多达213桩，“万人坑”“千人墓”等多达18处，被夷为废墟的“无人村”多达470多个，琼崖人口伤亡56万以上。

罪恶的“慰安妇”制度

2023年去世的李美金，生前是纪录片《二十二》中在世的最后一位主

人公。《二十二》记录了二战时期日军“慰安妇”制度的22位受害幸存者。

李美金出生于1926年，家住澄迈。1941年，李美金被进村扫荡的日军强行抓走关押，她白天做工，晚上还要遭受日军的性折磨。十多天后，经过多次反抗失败的她终于找到机会逃离人间地狱。

在后来的采访中，李美金说，几十年过去，她依旧很害怕天黑，害怕回想起那段岁月。

在日寇侵略海南的罪行中，“慰安妇”事件的受害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直接见证者。

1942年，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个“慰安所”，并以香港“合记公司”为名，在香港、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，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至石碌矿山，遭遇非人待遇。

2名女性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后，不能继续被日寇性迫害，便被脱光身子，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。一位名叫黄玉霞的妇女，因不堪凌辱，黑夜在“慰安所”里的一棵大树上上吊自尽……

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，石碌铁矿“慰安所”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、饿死的就有200多人，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，幸存下来的只有10多人。

2001年起，来自陵水的陈亚扁和其他几位海南“慰安妇”事件受害幸存者，一起赴日起诉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恢复她们的名誉。但遗憾的是，直到她去世，也没有等来其大半生都希望得到的道歉和正义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日寇占据海南的6年多时间里，近万名女性被生生拖入“慰安妇”制度的深渊，身心的创伤如刻进骨血的烙印，终其一生难以磨灭。

历史从未褪色，泛黄的史料与幸存者颤抖的讲述，让那段不容篡改的过往展现在我们面前。铭记这段历史，缅怀那些在苦难中凋零的身影，是对每一个受难者灵魂的温柔凝视，也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坚定守护。■